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小人迷上了美国的某一咖啡品牌,就像她当初那么痴迷一个快餐牌子一样。那时的她还是个稚龄幼童,扒在收银台边努力踮起脚尖,奶声奶气地要求:“阿姨,请给我一包番茄酱。”好像才不是几天前的事,转眼小人就长大了,初始以拎着该咖啡店的再生纸袋为荣,大言不惭地说:“话说拎这个袋子我都感觉自己高大上了呢!”后来,仿佛一夜之间又在同学中风靡起来,男少女竟竞相以拥有该店会员卡来互相攀比,看谁的点多,看谁的星级高,兴致盎然地仿佛在参加一个有趣的游戏。

美国文化就这样侵蚀了我们的青少年吗?很是甘心,马不停蹄地拖着女儿奔赴各种国产“老字号”:冬天去涮“东来顺”的羊肉,夏天来尝“美心酒家”的冷面,“大壶春”的生煎,“古猗园”的小笼,“老半斋”的刀鱼面和“松月楼”的素菜包,皆是各种时令必备,哪怕排队排到令人绝望的“王家沙”青团和“光明邨”鲜肉月饼,也奋力买来一尝,只为了给小人在舌尖上留住一个对本土文化的切肤体验。

### 牛奶棚

郭红解

经过那家叫“牛奶棚”的食品店,看着店内琳琅满目的牛奶、奶制品和各式西点、面包,禁不住翻阅起“牛奶棚”和那些年“吃奶难”的记忆。

“牛奶棚”,是老上海对早年挤牛奶场所的称呼。其来历据说是因为沪上最早经营牛奶业的,都是大场一带农村买卖耕牛和兼养少数奶牛的商贩,农闲时便把牛牵到棚内挤奶,运到市区出售。上海开埠通商后,外国奶牛和外商经营的牧场随着租界一道落户沪上。“可的”等外商公司控制了上海牛奶市场,农村的“牛奶棚”日渐式微。不知从何时起,“牛奶棚”还成了以前坐落在淮海中路高安路上乳品二厂(现址为上海图书馆)的俗称,可能是乳品二厂前身是英商经营的“可的”牛奶公司的缘故。那些年,我居住的这一带所订的牛奶,都是乳品二厂生产的,牛奶是那个年代高档又紧俏的食品,工厂所在的淮海路又是很高雅的,这样“牛奶棚”在我们心目中便是一个“高大上”的名词。

年少时临街而居,好梦时常会被送奶车的声音搅醒。天蒙蒙亮,送奶车就上街了,咣咣咣当奶瓶相互碰撞声由远而近,由近走远,当时会有点不快,现在想起却感到很温馨。那时牛奶虽说高档但并不很贵,20世纪60年代特级消毒牛奶每瓶1角4分,甲级、乙级价格更低,80年代牛奶全部达到特级,才涨2分钱,每瓶1角6分,当时牛奶只接受订户,不零售。后来知道,政府每年要补贴牛奶订户2000多万元。改革开放后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牛奶供需矛盾日益突出,新订户严格限制,新生儿照顾供应至1周岁,重病人凭医生证明照顾供应半年,而牛奶也无法保证天天供应,采取“轮吃”的方法,按地区轮流停奶,少则每月三四天,多则每月要十天。

市政府1984年将解决牛奶的供应列入实事项目,要让上海市民每天吃到78万瓶牛奶。由此,牛奶生产连年增长,1985年日产达108万瓶,1988年日产已达130万瓶。供求矛盾缓解后,供应政策亦逐年放宽,80岁以上老人、残废军人、离休干部、高级知识分子、小儿佝偻病及职业病患者凭户口簿及有关证书、证明照顾供应牛奶1瓶,新生儿牛奶供应从1周岁延长到2周岁,3周岁,从1瓶增加到2瓶,对3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发放2年期牛奶饮卡。再以后,牛奶放开供应了,各式瓶装、袋装、盒装牛奶应运而生……

乳品二厂上世纪90年代初迁出淮海路后,“牛奶棚”就失去了原先约定俗成的含义,代之而起的是街头出现了店招为“牛奶棚”的食品连锁店,第一家开设在复兴中路陕西南路上,至今已开设了200多家,分布全市各个区域,延续着“牛奶棚”的血脉和故事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新零售业态便利店刚出现时就组建,6年后就进入沪上便利店三强的“可的”连锁便利店,其名称想必是出自淮海路“牛奶棚”乳品二厂的前身“可的”牛奶公司。这些年来,“可的”品牌已为上海市民、乃至长三角有关地区的市民所知晓,由此为“可的”赋予了新的内涵。

然而,小人似乎并不买账,并无想象中对传统小吃的全盘接受,亦无如我一般对儿时记忆的忠实拥趸。某日到北京,特地辗转大街小巷觅到曾经繁荣一时的护国寺,将豆汁、面茶、焦圈儿、驴打滚等等大名鼎鼎的正宗京味小吃摆满一桌,小人勉强尝了一口便止箸罢工,只取一罐可乐充饥。再劝,宁肯饿肚子也不愿意吃了。的确,这其中存在南北口味差异的因素,但是,这种日益突出的,越正宗越原汁原味越是不为年轻人一代所接受的现象,委实叫人头疼。

## 谁领“百年时尚”

湘君

不是没有做过努力,从小就对小人进行各种民族文化熏陶,吃的,用的,日常的,艺术的,但凡我知道的,莫不全方位地进行引导与感化。因此小人弹得一手好琵琶,但这并不妨碍她热爱说唱和布鲁斯。近来她喜欢用挂钩把琵琶背在身上站着演奏,因为身体的自由给了思想更大的发挥空间;有时她会吧琵琶斜抱着,尝试像吉他一样弹奏一



边看边聊

孩提时,爱吃瓜子揣圆子,母亲便每年报上一畦瓜子,瓜子花像早春的集市,热闹繁忙,有世俗的温情。一些瓜子花开着开着,却蔫了。母亲说,那些蔫的是谎花,只开花,不能结瓜。一个谎字,道出了花的宿命。

谎花一词,足以让人感到方言的幽默与魅力,书上写的“谎花”是“植株的雄性花,不结果的花”。造化弄人也弄物,大自然充满了诸多无可奈何之事。词典里解释得专业、深奥,不太易懂。老百姓造的词:谎花,浅白、明了,用现在时髦的话讲,很接地气儿。

后来大了,书读得多了,愈发觉得谎花一词的

可爱——未脱孩童稚气的可爱,有人情味呢。谎花着实是虚晃一招的花,花开了,就是美学上说,谎花,把花比附成人的品格,叫移情;文学上讲,谎花,把抽象化为具体,叫比喻。谎花里隐藏着老百姓善意的嗔怪。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,光开花,不结果——想干什么?是不受人待见的。英语把“善意的谎言”称为white lie,那么可以说,谎花的谎也是善意的,至少不是故意的,也算是一种white lie。

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,最动容的一个句子,“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,就开一个谎花;愿意结一个黄瓜,就结一个黄瓜。如是不

一碗浓浓的奶油色的鱼汤,可以让食用者齿间留香,回味无穷,可称之为“靛汤”。我想,挪威的卑尔根鱼汤就是这样的靛汤。

那天,我和老伴从斯塔万格出发,坐六个多小时的大巴,行过五座跨海大桥,穿越八个山体隧道,终端,驶上滚装船过海,抵达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。

来北欧之前,一位文友兼旅友发微信告知“请务必尝尝挪威的卑尔根鱼汤”。遵命不如从命。次日下午,我们来到闻名遐迩的卑尔根鱼市场。鱼市场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,室内人气明显不如室外来的旺。室外位于港口U字形底部的广场上,依山傍海,

### 美食

些外国乐曲。这些离经叛道的非主流动作让她感到了快乐,艺术存在的价值,不就是让人产生愉悦吗?

杭州G20峰会上,琵琶演奏家赵聪将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演绎得如梦如幻,向全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。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传承人,也曾大胆尝试将民族精粹《十面埋伏》进行改编,就像中国古诗词,移动逗点,重新断句,改变重音,重新解读,古老厚重的乐曲随即呈现奇妙的变化,生成一个全新的动感新篇章,不论年龄,无须语言,老老少少全都跟着音乐节拍情不自禁地跳动起来;她根据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和飞天壁画创作的几首琵琶曲,也被苹果手机用作背景音乐,为不同肤色的人所欣赏与惊艳,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。

还是赵老师说得好:“民族的就是民族的,国际的才是国际的。”食物也好,音乐也好,产品也好,手艺也好,怎么在民族传承和国际化之间寻求平衡才是最需要解决的关键。不是传统的东西过不了,而是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与时俱进。届时,我们的小人们将趋之若鹜,因为,传统即是时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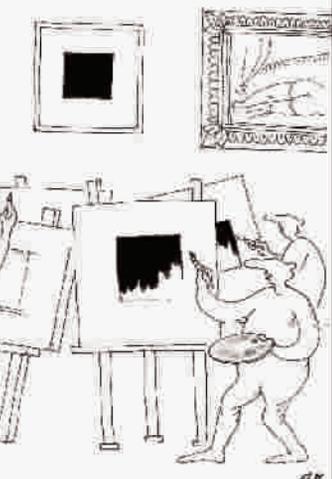
## 谎花

丁纯

愿意,就一个瓜不开,一个瓜不结,也没人问它。”从萧红率性的文字中,我却读出了悲悯。而贾平凹的《极花》关注的是“拐卖妇女”问题,老贾在后记中心情悲郁地叙说创作缘由,敲出了“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,成了一层开着的不开花的谎花”。我体会到了主人公命运的蹇劣。

谎花,又被两位作家“创造性转化”,附上了新的涵义。

不管怎样,如果抛弃功利色彩,花是没有高下之分的,花与花之间是平等的。王维《辛夷坞》道:“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。”“纷纷开且落”的花,或许就是那进入审美境界的谎花。



位置十分优越,除了鱼市场功能,也是卑尔根人的社交场所,人头攒动,摩肩接踵。自十六世纪起,这里就是全挪威海鲜鱼货的集散中心,约一半的鱼类和鱼制品从这里外运。放眼望去,色彩斑斓的帐篷下是三十多个鱼摊。虽是海鱼市场,空气中的鱼腥味并不重。很多年前,笔者在海南工作时,听一位从事远洋捕捞的业者说:“海洋鱼类脱离海水六小时以上,应称为海味,说是海鲜有些勉强吧。”当然,这里的海鲜何时上岸无法考证,但琳琅满目五彩缤纷的各种海鱼确实令人垂涎,鲑鱼、鳕鱼、鲈鱼、三文鱼、帝王蟹腿、贝类……海鲜食品分为三类:第一类是捕捞不久的新鲜海鲜,整整齐齐地放置在散冰上。第二类是腌渍的海鱼和罐装的鱼子酱鱼肠。第三类是根据顾客需求当场加工的海鲜三明治、鱼汤等。我们找到一个有鱼汤的摊位,木牌上写“120克朗”,约合100元人民币。巧的是,香港大学一位大三学生利用暑假在这个摊打工,在外遇到国人,亲切感油然而生,他热情介绍之后说:“我给你们多加点汤!”说着,拿起一个黑色瓷碗,盛了一大碗雪白的浓汤,放入托盘,摆上两片面包和餐巾纸,端到我

## 卑尔根鱼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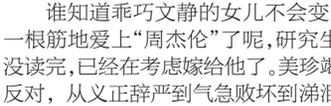
李南祥

亲戚家的姑娘们30岁生日都在婆家过,唯独自己的女儿还在娘家过。宴会上看着侄女外甥们笑谑女儿荣膺齐天大圣的称号,美珍脸上佯笑着,心里有点难受。美珍年轻时没有剩女这一说,那时国家提倡晚婚晚育,哪像现在,女孩一过25岁没动静就是无限靠近小圣,一到30岁就成了齐天大圣,美珍不想女儿做那战天斗地的孙悟空,她希望女儿像白白嫩嫩的唐僧: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,各路妖精想方设法都来抢。

想当年,(呵呵)女儿一上大学就有男生追,虽然瞞着不说,但一瞞一笑逃不过美珍洞察的眼睛,美珍不作反应是她

认为女孩到了一定年龄应该跟男孩接触接触,积累点恋爱经验,不至于关键时刻两眼一抹黑,抓到篮里就是菜。大三时女儿和一个男同学到家里来玩,那男孩中等个儿,细长的眼睛,坚挺的鼻梁,长相酷似周杰伦,两人又都是周杰伦的粉丝,买正版碟片,学唱新歌,在网上抢票,看周杰伦的演唱会,让美珍庆幸的是他们能掌握分寸,中规中矩的追星族,不像那些脑残粉丝走火入魔,他们玩得很开心。大学生嘛,读书之余有个爱好再正常不过了。美珍表面不经意暗地里却考量出男孩家境水平,没房没车,在美珍眼里只是个山寨版周杰伦而已,距离美珍的择婿标准尚有三条马路。美珍时不时地会敲敲边鼓,提点女儿不能陷得太深,好在校园恋情不长久,劳燕纷飞毕业时,美珍就等他们大学毕业了自行散伙。

谁知道乖巧文静的女儿不会变通,一根筋地爱上“周杰伦”了呢,研究生还没读完,已经在考虑嫁给他了。美珍竭力反对,从义正辞严到气急败坏到涕泪横



张茜红

愿意,就一个瓜不开,一个瓜不结,也没人问它。”从萧红率性的文字中,我却读出了悲悯。而贾平凹的《极花》关注的是“拐卖妇女”问题,老贾在后记中心情悲郁地叙说创作缘由,敲出了“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,成了一层开着的不开花的谎花”。我体会到了主人公命运的蹇劣。

谎花,又被两位作家“创造性转化”,附上了新的涵义。

不管怎样,如果抛弃功利色彩,花是没有高下之分的,花与花之间是平等的。王维《辛夷坞》道:“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。”“纷纷开且落”的花,或许就是那进入审美境界的谎花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流,没完没了直至女儿屈服。那些日子里美珍在丈夫和女儿的心目中,不光是个势利眼,而且几近于歇斯底里。

后来美珍安排了一轮轮的相亲,女儿先是勉强应付。后来索性拒绝,跟母亲的话也越来越少。美珍多想和小棉袄热乎乎沟通啊,有机会就要和女儿聊聊,直到有一天,当她做足功课,小心翼翼地跟女儿谈谈心里话,正在语重心长呢,却发现女儿端坐在椅子上,眼观鼻鼻观心,气息轻微,仿佛入定的老僧一般,美珍愕然,不由得闭上了嘴,尴尬地静默了几秒钟,

女儿若无其事地起身走人,这时美珍才意识到自己和女儿的隔阂,已经跟马里

亚纳海沟一般深了。美珍看看外面,听听周边,别的条件不说,那孩子娶老婆有房有车是标配,丈母娘挑女婿门当户对属正常,电脑上微信里都有大量篇幅的丈母娘经济,为什么到她这里就行不通了呢?美珍有满心的憋屈,满腹的理由,无奈丈夫不听,女儿躲避;跟闺蜜说得多了,成了祥林嫂;跟一般的朋友说,极有可能变成人家茶余饭后的笑话;要么,跟院子里哪棵树说说?

时光容易把人抛。偶尔小姊妹会调侃美珍,哪天白富美女儿嫁给高富帅,你的钱就多得花不了。美珍会犷嘴,怎么花不完?我没事到外滩,住那16万一天的宾馆去,再多钱也能花掉。心里却在自嘲:美珍啊美珍,你有那么潇洒,那么想得穿,你就不会硬生生撬掉了女儿的初恋,你早就升级当上了外婆,你就是老公眼里通情达理的老婆,女儿心里阳光慈爱的老妈……

切蛋糕了,美珍看着对面巧笑倩兮的女儿,默默地也在心里许了一个美好的愿。

## 死亡细节里的文化刻度

周云龙

家乡文友徐国政,城建系统文字玩得最溜的,黑黑的面孔,嘿嘿的笑容。唉,刚过花甲之年,他说说就没了。

国政的死,是在他逝去多日之后,才被人发现的。之前,他的文友拨打手机、上门敲门,突然发现未有回复、未见回音,觉得蹊跷,直至找到他的弟兄,借来竹梯从临街的院墙上翻进去,才发现蜷缩于床下的他。警方的结论是,排除他杀。

这样的“不辞而别”,在过去简直不可思议,而现在,网上时不时地会有这样的新闻弹窗:《独居老人死在家里多日无人知 邻居闻到异味报警》……奇怪吗?其实,传统的熟人社会也在被时代悄悄改写。本来,县城多是平房,有的街巷甚至是摊大饼式的建筑格局,门对门,门挨门,门套门,大家共居于一个开放的空间,家长里短,共传共享。后来,人上楼了,被关进钢筋混凝土的世界,每家每户也因此有了独立的私人空间。而今,人们网上交流多了,随时随地,网下的交往却同比下降了,死在家中无人知,新闻还算新闻,但已经不是某个社会特有的标签,时代不同了。

国政的死,还有一个特别的细节。人们最后是从一张报纸推断出他的死亡时间。老徐,资深网民,热心斑竹,喜新不厌旧,家里自费订了《文汇报》《东台日报》。人们费尽周折打开他家门时,已是28号,电脑桌上,有三个药瓶,还有一份翻过的《东台日报》,日期为2016年8月23日。而24号以后的报纸,都塞在门框底下。亲友们由此推算,应该是24号凌晨,心脏病突发。

国政猝死之后,更多朋友才知道,他多年都是单身状态,儿子又不在身边。退休后,也一直没有闲着,手头正在编写一本家乡的建设志,已定稿送审十三册。去年,长篇小说《青春绽放的军营》公开出版,20万字。历时十年,五易其稿,他比他的战友们多了一次青春的绽放。绽放之后,他应该没有太多愧疚了吧。

人都有一死,死期、死法,难以预料。一个文化人,以文化的方式,标注了自己生命的刻度。死亡背后的这个细节,于媒体,于时代,也都有一点纪念意义。

## 七夕会

黑碗白汤,色泽悦目。端起鱼汤,慢慢喝了一口,无一丁点腥味,一股淡淡奶香味扑鼻而来,鲜美至极。鱼汤中有小块鳕鱼、胡萝卜丁、蟹肉等。通过大学生翻译,挪威厨师简单介绍鱼汤的制作:鳕鱼、蟹肉、虾肉等去壳去皮,切成块状,在橄榄油中加热,用柠檬汁去腥,放水烧一小时以上,文火煮成浓汤,最后加入奶汤,一大锅雪白浓稠的鱼汤出炉了。看到厨师把一瓶奶油慢慢倒入鱼汤中,我不禁问道:放奶油就不怕吃了发胖?他笑了:“奶油不胖人,粮食才胖人。”

挪威是海产品大国。你要是去卑尔根,不能错过这道美味哦。

